

LAO MA
PING ZHUAN



劳马评传

艾翔·著

短篇小说可以写得很曲折，有很深的背景，甚至一个句子也隐含一个故事。

——劳马



劳马评传



艾翔·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劳马评传 / 艾翔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43-2961-2

I. ①劳… II. ①艾… III. ①劳马—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8749号

劳马评传

著 者 艾 翔

责任编辑 张 霆 许君达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enpitr.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961-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笑忘录 (1962—1969) / 001

一、从城市到乡村 / 002

二、生于家中 / 009

三、学前生活 / 014

第二章 好兵帅克 (1969—1976) / 018

一、提前降临的阅读成人礼 / 018

二、社会风潮中的童年 / 025

三、小试锋芒 / 030

第三章 镀金时代 (1976—1998) / 042

一、最初的激励 / 042

二、与哲学结缘 / 047

三、坚守校园 / 055

第四章 红色骑兵军 (上) (1999—2004) / 075

一、前作家阶段 / 075

二、渐步文坛 / 085

三、有限传播 / 097

第五章 红色骑兵军（下）（2004—2008）/ 106

一、格列夫游记（上）/ 106

二、文集出版 / 114

三、文坛少数派 / 122

四、中篇小说异彩 / 147

第六章 小径分叉的花园（上）（2008—2010）/ 160

一、互动于文坛 / 160

二、格列夫游记（下）/ 176

三、大历史写作的尝试 / 185

第七章 小径分叉的花园（下）（2011—2013）/ 198

一、与大师约会 / 198

二、无主题变奏 / 219

三、选择性关注 / 250

四、崭新局面 / 255

结 语 独特的作家劳马 / 282

一、作为阅读受众的劳马 / 282

二、作为创作主体的劳马 / 285

三、作为研究对象的劳马 / 287

四、作为消费接受的劳马 / 290

附录一 中国著名作家劳马获颁 2014 年蒙古国最高文学奖（新闻稿）/ 292

附录二 劳马文学年谱 / 298

第一章 笑忘录 (1962—1969)

金州城所在的区域新中国成立后称为金县，隶属大连市。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金县则处在大连南部，是辽东半岛最为狭窄的一段，并且两面临海。从黄海东岸的朝鲜向西跨海，大约与平壤相近纬度的辽东地区就是金县下辖的董家沟公社。这片近 1/4 是水域的辖区内居住着 11 个民族，其中为数不少是满族。虽然这里不是满清贵族的“龙兴之地”，但也是人杰地灵，仅近现代董家沟以北的亮甲店镇和三十里铺就出了八路军 120 师政委关向应和出自张学良麾下、1955 年被授中将衔的万毅，他们都是满族的杰出代表。

1962 年 8 月中国作协主持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举行，三个月后即 11 月 14 日，董家沟公社的一户普通满族农民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这是马家的第三个儿子，取名马俊杰，多年后马俊杰为更多人所知乃是由于其另一个名字：劳马。因为 11 月 14 日同时也是世界糖尿病日。劳马曾经半带无奈半带调侃地说：“按照那些数字迷信者的‘科学’解读，11 月 14 日，无疑是‘要、要、要死’的意思。不知是老天爷生性结巴还是此事关乎性命一时紧张而吞吞吐吐，竟一连说了三个‘要’字才把结果讲出来。”^①看到这里，读者的惊叹是劳马竟一连把相命和相命爱好者一起消解了。

对于自己的民族，劳马有自己的看法：“‘小哑巴’董木才的祖上，就可以追溯到的前六辈而言，实际上是山东人或者朝鲜人。据说董木才的爷

^① 劳马：《不过生日》，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 页。

爷的爷爷的爷爷在海上打鱼时遇到了风浪，随波逐流地漂流到这个当时就叫董家沟的地方，并把这里当成了故乡。由此看来，‘董’并不见得是董家的本姓，正如董炎社的民族属于满族一样，那是清朝统治者对于一部分表现较好的汉人赐予的一种表彰和奖赏，而非自己的真正出身。”^①作家对汉文化圈更亲近，但也不可忽视“命名”和身份归属的强大力量赋予劳马的独立外化的视角。

一、从城市到乡村

劳马的父亲马魁文生在大连市，童年很多时间是与劳马的祖父、祖母在市里度过的。“小时候曾在日本人开办的学校里读了四年书，他11岁那年，我的奶奶患上了肺结核（当时叫痨病）。由于青霉素尚未用于临床，肺结核属于不治之症。为了延续生命，根据医生的建议，爷爷辞去了邮局里的公职，陪着奶奶，带着我的父亲举家迁往乡下，到那里去呼吸新鲜空气。”^②在祖父、祖母带着父亲搬来后不久，在鞍钢工作的劳马的三爷爷全家也到了董家沟老家。这样一来，老家就聚集成了一个20口人的大家庭，直接导致的问题便是粮食不足，于是很快便分了家，劳马的父亲与祖父一起忙碌于自家的4亩多地。父亲不但帮着干农活，同时还上山捡拾柴草，用来烧火做饭，以及推磨推碾子一类的零活。农闲时祖父到大连市内买回火柴、肥皂等生活用品，既保证家里需求，又能在乡下做点小生意。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令一家人生活有了保障，便不用再做“货郎”。

虽然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了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革除了千百年来地主剥削的土地制度，但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喜悦。“土地

① 劳马：《抓周》，收入《傻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页。

② 劳马：《父爱高于山》，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香港注册）2006年版，第3~4页。

改革后农村的情况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繁荣，也制约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分散的土地和经营方式不利于采取更有效的劳动模式和现代农业技术，严重妨碍了生产率的提高。”^①于是195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定，相关的一系列举措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新土地革命”。就在中央作出决定的当年内，劳马的父亲就在大连金县董家沟组织建立包括15家农户参加的农业合作社，并担任社长，之后历任董家沟村代村长、董家沟乡团委书记、董家沟大队团总支书记。

由于劳马的父亲是带有城市经历的乡村“闯入者”，他的文化水平在村里便是众人瞩目的了。就在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将出未出的时候，马魁文已经开始筹办董家沟大队民办中学，亲自担任政治教员和负责人。开学后学校只有一个班，约30名学生、2名教师以及3名大连化工厂下放劳动的干部充当的兼职教师。规模虽小，并未消磨马魁文的教育热情。1年后三所乡民办中学合并成为董家沟乡农业中学，劳马的父亲依旧担任政治教员并负责事务性工作。此后调到离家较远的满家滩乡什字街小学任六年级毕业班班主任，这一届学生毕业后，顾家的马魁文因为无法照料家人而辞职回家务农。正是在这段务农期间，劳马降临人世。

马魁文接下来一段很长的日子是在盐场度过的，辗转于金州盐场和董家沟分场，做过盐工、宣传科组长、保管员、分场主任、分场党支书兼主任、总场办公室主任，自身的文化水平、吃苦耐劳的品性和时代特点造就了这个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的人。这段生活中父亲充满力量和耐性的举止，给童年劳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事隔四十余年后的2013年，张承志讲演的主持人致辞中，劳马发表了对这位伟大同行的颇具个人特色的观感：“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也是一个硬汉的形象。我读他的文字不多，但是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张承志总让我想到的不是牧场、草原，而是采石场。记得小时候家乡附近有一个石矿，所以我跟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2010年版，第121页。

采石场有点关系。童年的记忆过于顽固，导致意象的错乱。”^①采石工和盐工是十分相似的需要极强坚忍品格的工种，或许可以认为，“硬汉”在劳马心中的直接对应是父亲的形象，后来接触到张承志同样的气质，便自然地叠加到记忆中父亲的影像上，童年经验决定了日后的文学理解。这从劳马自己的描述中可见端倪：

70年代初，当地的盐场招收一批农民合同工，爸爸去了那里做“盐工”，被当地人称为“盐驴子”，属于常人难以忍受的重体力劳动。一耙子盐超过三百斤，耙盐堆盐全靠人工。赶上下雨天，要把池子里的盐收上来，一干就是一整夜。

盐场离家有几十里地远，父亲每天步行上班，起早贪黑从不误工。那时家里条件差，不光没油水，连玉米饼子都不管饱。他带饭上班，其实就是用玉米饼子蘸着咸盐充饥，那样就可以多喝水，能把肚子撑起来。

不管有多累，他一回到家还要挑起水桶给园子里的土豆浇水，家里有三铺炕大的一块自留地，那是弥补全家粮食不足的唯一希望。他盼望着土豆能长得大一点，就使劲地浇水，宁肯自己累死，也不能让孩子们饿死。^②

最朴素的语言往往能传达出最强烈的情感，从中能够分明感受到劳马对父亲的心疼与敬仰。其实这也是一种英雄人物形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劳马的父亲与司马蓝、先爷是同样伟大的人，都在拼尽全力去实现看似无法靠近的目标，这就是土地能赋予人的力量。诚然时下的故事更亲和有质感，但历史中马魁文这代人的经历更具真实的感人力量。土地和信仰，是养育男人的世间精华，精神阳痿的城市小资怎么能真正谱写出感天动地

① 张承志：《文学与正义——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的讲演》，李立超整理，2013年5月21日，未刊。

② 劳马：《父爱高于山》，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的艺术品？

如此异乎常人的顽强的斗志不仅彰显在对子女的关爱，更强烈地透露出对父母的孝敬：

父亲极端孝顺，对爷爷奶奶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如果家里仅剩下一块饼子，他会把它掰开，大半留给爷爷奶奶，小半分给五个孩子，手上沾的渣渣留给母亲，他从来不饿，越是没东西吃他越不饿。他三天不吃饭还会在孩子们面前打饱嗝。

……如果把买点心的钱省下一点就能买更多的苞米面，这样孩子们就能多吃顿饱饭，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我父亲绝不做这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不仅不敢去碰爷爷奶奶点心匣子里的饼干，就连舔一口他们喝完了的空碗，甚至在爷爷奶奶吃饭时去盯着看都会遭到暴打。因为那样爷爷奶奶就会可怜孙子们而咽不下去饭的。所以，爷爷奶奶一直是单独一个饭桌。我们从不上桌与爷爷奶奶一道吃饭。^①

看完劳马的讲述就会明白为什么他选择“极端”来形容父亲的孝顺，孝顺和关爱在这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森严的等级制度：祖父母—子女—母亲—父亲。但令人惊异的是，有能力并确实维持这种等级秩序的恰恰是居于等级底层的父亲自己，身在权力顶峰却甘居末位，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不由得让人重新思考男权文化。劳马的母亲对这种带有某种男权色彩的家庭氛围十分认同，“在我妈眼里，儿子都有本事，媳妇得听儿子的话，永远要服从于丈夫”。^②

在这种怪诞而感人的权力体系中，父亲成了牺牲最大的人：“奶奶靠着新鲜空气养好了肺，父亲却因为缺乏足够的食物而饿坏了胃。我父亲从刚到农村的时候水土不服，发展到胃吐酸水。虚岁十四那年的一天，

① 劳马：《父爱高于山》，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 劳马：《幸福的母亲》，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父亲，狼吞虎咽地塞下了四个丸子，又喝了通凉水，像是被水呛了似的，从此落下了干咳的毛病，一直咳到今天。”^①连劳马自己都说“爸爸一直是为父母和孩子们活着”，兄弟五人都为父亲的费心奔波所恩泽。为了劳马大哥以接班的方式转变为工人身份，马魁文不惜自己提前申请退休；为了劳马二哥有一技之长好就业，马魁文不惜花费大量心力和钱财请来小提琴老师，后又亲自跑到征兵办力保儿子参军；为了劳马不受数学成绩不达标的影响顺利进入县高中，马魁文凭借儿子总分第一的优势据理力争挽回了宝贵机会；为了中途退学的劳马最小的弟弟找工作，马魁文跑过派出所、场劳资处，并请养殖场的队长畅饮，确保了儿子工作稳定，都展现了除文字能力、劳动能力外的技能即公关能力和规划能力。劳马的父亲在回顾人生的时候，感叹“多亏养了些好孩子，都很优秀，又很孝顺，使我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其实这正是相互的，多亏他的辛勤养育教导，才会有儿子们今天的成功圆满，也就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即使儿子上了大学离了家，父亲还是通过书信千叮万嘱，不仅是学习，工作、生活、兴趣爱好乃至社交面面俱到，语气则是平等的谈心式的建议，娓娓道来。日常生活中马魁文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但擅长运笔成章，“写了许多通讯报道、经验介绍、工作总结和领导讲话，是盐场有名的‘笔杆子’”，而且爱好音乐，能够演奏二胡和小提琴，退休后每天练琴达到四五个小时以上，“还编过剧，谱过曲。现在还经常在社区的活动站里教老头老太太们唱歌。每年居民小区参加街道的合唱比赛时，他还上台指挥，至少得过三个脸盆和八条毛巾的奖励。”^②

劳马多年后自问，以为无法超越父亲：“一是骨头没他硬；二是牙根没他紧；三是境界没他高；四是胸怀没他宽。”“父亲”在很多人心中正是这样的形象，或许没有“母亲”叫起来那么亲切暖心，但却真正攀得上“伟大”

① 劳马：《父爱高于山》，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劳马：《父爱高于山》，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的内涵，永远是子女心中无法企及的最完美的男性形象。同时“父亲”又是每个子女奋力追赶的榜样，劳马也是如此，这四条标准其实对于劳马同样适用。但如果借此就认定劳马“像”他的父亲，就有些操之过急了。劳马曾说：“父亲身高一米八零，年轻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美男子。从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上看，他的确是英俊、帅气。眉、眼、鼻、嘴搭配得和谐端正，符合公认的审美标准，是几代男影星都难以企及的。可惜的是我们这些做儿子的，未能弘扬他的相貌。我们长得更像母亲。”^①不仅是相貌上的相似，劳马更继承了母亲乐观豁达的性格：“我妈的记忆力很有意思，有极强的选择性。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她转头就忘。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她记住的很少。相反，她专记好事，包括梦里吃了顿饱饭，若干年后还能津津乐道，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大概就是妈妈感到幸福的奥秘之一。”^②劳马小弟马俊健回忆：“小时候我跟在母亲屁股后面，经常听母亲唱歌，母亲唱的歌大多都是自编自创的歌曲。做饭时母亲唱做饭歌；喂猪时唱喂猪歌；抱草时唱抱草歌……总之是随时随地地干什么唱什么。”^③马俊健1984年辍学回家，曾在本县水产养殖场和盐场工作，边劳动边自学获自考大专毕业证书，现为大连作协会员。或许可以理解为，性格决定了记忆的这种选择性，劳马的母亲生活中是个经常为大家带来欢乐的人，劳马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其中一些片段：

妈妈虽大字不识几个，却敢在北大校园里自称“教授”。有一年夏天，我妈来北京住在北大的儿子家里，闲着没事儿，便下楼到院子里跟邻居家的保姆唠嗑。人家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脱口而出：“我是北大教授。”说话时脸不变色心不跳。等儿媳回家时，她原原本本地把自己的“自我介绍”学给媳妇听。儿媳妇——堂堂的北大哲学博士

① 劳马：《父爱高于山》，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② 劳马：《幸福的母亲》，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③ 马俊健：《音乐之家》，收入《深水静流》，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竟笑得直不起腰来冲着乡下婆婆竖起了大拇指，说：“妈，您真棒，我还是副教授呢！”

……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说话有时会深一句、浅一句，不讲究语法和修辞，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与儿媳们的深度交流。头一回我带妻子回家，妻子性格内向，少言寡语，这样我妈很不习惯。她瞅了我一眼，当着头次进门的媳妇的面说：“你怎么找了个木头人？”我妻子红着脸尴尬地笑了笑，我妈紧接着来了一句：“吓死人了，木头人还会笑。”

……她把儿子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拿出来给邻居们看，人家说这个人我们在电视上常看见，她一脸的不高兴，一把把照片给抢过来，没好气地说：“我让你看我儿子，谁让你看他了？”她为儿子和儿媳感到自豪，这是她晚年自感幸福的主要动力。^①



劳马的母亲在自家老屋前

^① 劳马：《幸福的母亲》，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6页。

从劳马的处事风格、态度尤其是创作中透露出来的精神气质看，母亲的影响应该是显著的。这种豁达还体现在生死观上，劳马曾经多次告诫他的学生们，“鄙人死后不搞什么煞有介事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思活动，倒可以讲讲我生前闹的笑话”，如同他一贯的行事原则那样尽量低调。劳马的母亲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希望自己的子女在自己在世时经常回家团聚，一旦到了大夫表示遗憾时，“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用不着急三火四地往回跑。……你们也用不着扯着嗓子大哭，我烦！”应该说，父母的许多特质和品行都在劳马身上有所体现，这些或多或少都影响到了他日后的创作。

二、生于家中

如同每一个作家一样，劳马也经常借着作品神游故里，在其众多篇目中，乡土题材是不能忽略的重要部分。有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以我粗浅的看法，老师的特长或者写作的提升空间应该是在《抹布》《傻笑》的方向，因为老师有很长时间的农村生活经历，还有很多经验和素材的库存可供您调配、使用。”^①

历史地看，马家一共有五个儿子，这在传统观念里是多么提气的一件事。经常出现在劳马小说世界中的葫芦镇伊家也是五兄弟：伊十、伊百、伊千、伊万、伊亿，可以看出家庭结构对劳马创作的影响。

包括马家五兄弟在内的同族一代人都用“俊”排字辈，五兄弟属于自己的那个名字都包含着美好的寓意，依次为俊韬、俊勇、俊杰、俊华、俊健。劳马对自己的名字有过这样“不严肃”的说道：“马俊杰是劳马的本名和大号，是父亲赐予的，最早是供小学老师点名提问或表扬批评使用的。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在一些正式庄严的场合，仍然被郑重其事地呼来

^① 《劳马作品研讨会会议纪要》，引文为朱厚刚的发言，收入林建法主编：《说劳马》，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页。

唤去。”^①这段表述充分体现了作家的语言天赋，也体现了其机智。阎晶明则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我读劳马的作品，第一个感觉是他对于当下时代的潮流，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状况，无论男女老少，或是高雅低俗，特别熟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把握。劳马本名叫‘马俊杰’，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时’就是时代潮流，‘务’就是社会现实，这一切精彩地反映在劳马的作品里。”^②这一“附会式”的解读也能表明评论者准确把握作品的的能力，当然劳马父亲的本意应当与广大父母一样是朴素的祝福寄托。

关于劳马的本名，还有一段趣事发生在劳马和前世界冠军、人大98级学生王军霞之间，劳马曾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这一瞬间：

王军霞素有“东方神鹿”之誉，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人。刚到学校报到时，接过我的名片直发愣，她先向我鞠了一躬，说：“马指导好！”然后又好奇而胆怯地问：“您叫马俊杰，您跟马俊仁是什么关系？”我故意卖关子：“我是大连人，你说我和马俊仁是什么关系？你就认命吧，看来你一辈子都跑不出‘马家军’的手心了。”军霞越发故作紧张：“那肯定是兄弟啦？”我认真地告诉她：“王军霞你听好了，马俊杰和马俊仁的关系就是松花江和松花蛋、八宝山和八宝粥的关系，你明白了吗？”她愣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是吗，那你们还真是有关系啊！”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王军霞可能觉得这个笑话有意思，后来还在媒体采访时讲了这一段。^③

有美国学者谈及自己的感触：“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那就是我只需要知道一个刚认识的人的年龄，就可以连带着知道他

① 劳马：《我是劳马》，收入《笑亦载道》（代序），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 雷达等：《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哲学的内涵——劳马作品研讨会纪要》，原载《文艺报》2008年7月3日，收入林建法主编：《说劳马》，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页。

③ 劳马：《我的体育生涯》，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或她的某些重大个人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与共和国的历史联系起来。”^①作家自己也表示：“我在乡村生活的最大感受是，一个人属于时代的成分多，属于地域的成分少，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大政治环境下。”^②通过这样一种陌生化的视角不难发现，每个中国人的个体命运都被牢牢绑缚在了国家历史之上，个体的历史需要得到官方历史叙述的支撑，相应地“私人性”的东西不多。这也体现在父母起名上，上引那段话还可以拓展：知道一个人的姓名就会知道他的年龄，进而知道他大致的成长经历。比如1950年代出生的人有很多叫“建国”、“国庆”、“爱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跃进”；1960—1970年代的人大多名唤“文革”、“革命”、“卫东”、“卫红”、“小兵”、“卫阳”。如果这样看来，劳马的名字取得就显得“自由散漫”了，这同出生的年代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1959年年底，“大跃进”的热潮开始慢慢消散。国民经济开始有所转机。1962年，劳马就出生在一段比较静谧的时期。

农业在1959—1961年间连续减产，促使刚恢复权威的中央政府全力应对。放松人民公社的限制、鼓励城市援助农村、放还农民的自留地和各家充公的生产生活资料，党员干部、士兵、学生、城市无业人员被下放农村从事生产，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到劳马出生的时候农业生产已基本趋于稳定。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与许多作家一样，饥饿和贫困是劳马的童年经验中的关键词：

那时家家户户的生活都不宽裕。个别家境好的女生能吃上饼干就让我们馋得口水淌成了小河。我打开铝制的饭盒，那里装着爸爸为我烙的油饼。我炫耀着给小伙伴们展示，并掐下一小块分给周围几个同

① [美]冯珠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马磊、江素侠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② 转引自梁鸿：《“玩笑”与“嬉闹”背后的中国镜像——读长篇小说〈哎哟哟〉》，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收入林建法主编：《说劳马》，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学，让他们尝尝，因为他们饭盒里装的大多是玉米饼子或菜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也是我在同学们中颇有“面子”的一回。那白面油饼的香味至今仍印在我味觉记忆的深处。

……小学毕业时的最后一次困难补助我没有享受到，因为老师说我进城时吃的是白面油饼——一张烙饼判定了家庭的经济情况。^①

劳马的小说里经常出现这种笔法，在一句貌似多余的话里增加隐隐绰绰的貌似弦外之音，有时候散文里也会如此运用。比如这句，总令人怀疑是不是作家挑逗人想到阶级成分划分。如果你真拿着这类话去问他，他一定会朗声大笑，或者再给你讲一个让你更加狐疑的笑话，总之不会告诉你他到底有没有深层含义，最后你只能哀叹一声：“这就是作家。”

除了整体上的物资匮乏，还有一个时代原因加重了贫穷和饥饿，那就是大家庭的人数。“小时候，家里孩子多，日子穷，父母极少能想起我们的生日。有时候自己记住了，便拐弯抹角地提前好些日子提醒妈妈，目的是到了那一天讨些好吃的，如一碗面条或一个鸡蛋之类的奢侈品。然而，这种非分之想多数未能实现。家里太穷了，仅有的一点细粮、鸡蛋多属于客人来访和逢年过节时的装饰。”^②但即使如此，饥贫并未给这个家带来更多困扰和纷争，相反，同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一样，父母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劳马由于成绩优秀，一直是父母的荣耀，弟弟马俊华成绩也十分优异，并且从小就获得亲朋的喜爱，个性也是更加外露，比如他说起对高考的想法时就表示只希望让第二名离他远点。虽然最终高考有所失误，但还是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后转入哲学系，毕业后做了编辑，时常进行诗歌创作，诗作获得过诗人林莽的称赞。2001年马俊华诗集《隐秘的绽放》列入“21世纪文学之星”，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隔年又出版诗集《幽暗的深处》，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同时熟悉书法、篆刻和绘画，并有

① 劳马：《初次进城》，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② 劳马：《不过生日》，收入《笑亦载道》，中国人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